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五月庚午朔中書舍人彭汝礪次當轉對上言曰臣伏念治亂之機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其始其始正無所之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乎近正人昔者成王

始謀於廟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悼懼若隕淵墜谷所以求助甚至而羣臣進戒反復曲折獨以學問為先急其君臣可謂知本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又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當時外則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相之內則伯禽叔虞與游焉夫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也雖欲為不正亦無為之者矣成

王幼則能治身能事親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制禮作樂刑措不用本不在兹乎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甚厚見於政事甚善非臣下所能窺度高下淺深小大近侍進讀儒臣勸講其見聞可謂甚博耆俊在位才能在職其輔翼可謂甚衆然學者非聽誦之而已聞乎其言得乎其中將見乎其外今臣下論說使陛下誠能不疑誠能有得則善若猶未也是幾為文具而已夫德義之士孰不竭忠畢誠以致其君於道隔於內外限於上下有

不得而見雖見有不得而久雖久有不得而言雖言有不得而盡輔弼之人少順從之人衆善或莫能告過或莫能知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未至而神明之或遺也夫以一人治天下甚難以天下而望一人甚重凡事之是非可否轉從於無窮人之真偽邪正藏於不可知而侈麗之玩好方雜還而陳於前便嬖之使令方並進而隨其後議論辯說方日蕩其心術聲音顔色方日眩其視聽一好一惡治亂自此分此不可不察也記曰三

王四代惟其師詩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王者師友不可無久矣何獨於今而疑之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以時使見游燕或俱言動使相接焉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愧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其庶幾乎傳曰正君而國定此之謂也黃貼子稱臣竊聞皇帝在宮中無他惟好留心典籍比御邇英數垂清問此太皇太后陛下慈訓切至皇

帝陛下明德濬發天下聞之抃蹈相慶然人主之學實不止此臣不勝區區願因左右供奉之官分正輔導規諫之任以明是非以捄過失庶幾裨益聖智萬一以惠天下幸甚又言臣竊以古之王者能治其國家非獨修諸己也內亦有助焉后妃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家安危治亂是繫宗廟社稷禍福是繫子孫之賢不肖是繫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之事望乎未笄之女子此

可謂甚難然則擇之可以不謹乎擇之必知所以教之

自寒而暑非一日之積也教之成功亦必有漸矣禮女

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

學女事以供衣服親祭祀納酒漿以籩豆葅醢禮相助

奠詩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

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

道古之人其教之也素故其成之也至詩曰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祭祀婦事齊毋道自其幼時婦事母道苟非

教之有素曷能與於此周南之治盛矣其德為關雎其應為麟之趾溯原反本固有所在臣以為皇帝陛下春秋方富宜蚤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儀以正天下之本丕顯休命立其師傅設其保姆擇其姪娣嚴其宮室車馬為環佩之節陳國史之戒非正之玩好不得至其前非正之聲音顏色不得亂其視聽及其歸也凡所欲皆其所嘗聞之者也凡所嘗戒焉者也此可謂甚善以陛下之仁孝恭敬得賢妃之助其治天下國家何有詩

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
矣至配立而後言固則人主所以待内助如此凡臣言
其事若緩察其微則甚大惟太皇太后陛下留意毋忽
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辛未著作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依前兼侍講充實
録院修撰賜三品服祖禹即上言臣蒙陛下擢授諫職
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逺者大
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

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失之至易安之至難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無不正臣侍經筵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復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伏望太皇太后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詵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

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而治化綦隆矣　詔賜蔡挺神道碑以顯忠爲額　詔諸州旬具有無雨雪申户部開坐縣分所降尺寸及月日時本部逐旬繳進奏　安州言蔡確所作詩初題於牌及移鄧州行一驛復使人取牌去盡洗其詩以牌還付公使庫是日太皇太后諭執政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吕大防曰確誠有黨在朝純仁所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確誠有黨在朝先

是文彦博同三省入對太皇太后曰蔡確事都無人管使司馬光在必不至此彦博以下皆慙懼不知所對是日執政俱不敢進呈文字大防純仁既退各上疏並留中此據王巖叟所記增修　王鞏隨手雜録云初處厚繳詩至京莘老嘗問鞏曰如何施行余曰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莘老曰豈可已乎余曰一則收煞一則創興確所知堯夫亦以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莘老莘老曰次第須譴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譴之當與處厚並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莘老名余入密室見其顔色慘沮曰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新州耶此必有博士又曰今日進呈此老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意以莘老賣潞公遂往見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荅曰蔡確外議以謂過當潞

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否余曰見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執政面問邢恕語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聞恕言蔡確社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時第三杯矣康是時饑貪食肚美不聽得潞公曰康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馬康温公子也温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真肖矣潞公索湯余引去始知華老之言不妄也據輩所錄則新州之命端出彥博也與王巖叟所記頗不同當考司馬康不肯證邢恕語言或附是月末恕責官時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傅堯俞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為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光庭為侍御

史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司諫吳安詩論肇救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姦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左遷此據王巖叟所記增入肇以中書舍人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在五月十八日

起居郎鄭雍與起居舍人王巖叟並名試制誥巖叟以先娶門下侍郎孫固之女引王旦避趙昌言馮京避富弼故事力辭不赴從之既而西掖闕員詔巖叟權行誥命辭免在十六日今并書權行誥命據巖叟墓誌方責蔡確時曾肇已遷彭汝礪不草詞巖叟實奉行鄭雍此月六日已除中書舍人不知何故不以付雍也當考據巖叟所記後責乃雍在假

詔自今侍讀以三人為額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庚子當考　詔三省遇內降及生事文字如合係三省樞密院同聚或三省聚議文字令逐省呈覆本省官下筆赴都堂商議候得筆將上或進入內事體大及應急速即尚書省出劄子逐處仍送本曹照會依舊條　詔令年明堂大禮太廟更不排頓　又詔再賜度牒一百付永興軍修鳳翔府上清宮　樞密院言河北陝西河東路兵馬輪戍緣邊舊例並一年交替內河東路自元豐八年改作二年欲

請仍舊從之　知熙州劉舜卿言廓州主羅遵遣埒克章來欲焚折河橋歸漢臣以朝廷釋鄂特凌古罪通及二年諭令依舊管勾部族若鄂特凌古向來不守要約方可圖之羅遵與鄂特凌古釁隙已成疑懼禍及必再遣埒克章來别具利害奏聞次樞密院言舜卿措置雖極允當然羌性忿暴若彼已露嫌隙萬一復如烏戬新雅克棄地領衆來降受之則鄂特凌古今已通貢我有納叛之名不受則河南諸羌怨漢拒已二者徒開邊隙慮至時本路倉卒

奏禀不及詔劉舜卿依所奏外如他日羅遵果欲避禍投漢即差人撫諭為鄂特凌古已通貢難以收留當諭鄂特凌古不得讎害如此即鄂特凌古無由歸曲於漢又不致峻阻河南諸羌歸附之情熊克九朝通畧云羅遵者鄂特凌古屬部也

乙亥起居郎祕閣校理鄭雍為中書舍人　朝散郎崇政殿說書顔復為起居舍人尋改起居郎十九日改起居郎

丁丑吏部言應在任官差出除應副軍期推鞫録問驗屍幷考試部夫權繁難及課利三萬緡以上場務便糴

定奪公事外餘事差出每考通計過百日其日月並不理為任者即自陳有礙而不為改者杖一百其日月與收理從之政目八日趙挺之與外任實録挺之與盛陶等三人同出在十二日政目八日趙挺之並書不知何故特於八日先書挺之當考按此註與本文不合疑有脱誤

戊寅尚書省言六曹寺監吏額并關防約束事件吏籍案所掌無選限吏人及内外役人廢置增減勘會當出職等事止隨處行遣應出職而合入流若補授軍大將者並直達吏部都官其吏籍案仍罷配隷案所掌配籍

併歸刑部舉敘案其配隷案仍罷從之　觀文殿學士知鄧州蔡確言臣僚上言臣安州作詩涉譏訕詔臣具因依聞奏一臣昨來謫降安州包蓄怨心公肆譏謗形於篇什此是臣僚横加誣罔欲以激怒朝廷而實不知當時行遣本末妄料臣為怨望也往年弟碩坐事由臣愚昧失於教察所致尋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寛貸委曲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謝未知何以圖報何緣却有怨望且喜慍不

以義者小人之事也臣雖愚陋亦粗聞事君行已之大方況又當感而怨豈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名為車蓋下瞰湞溪對白兆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無一句一字輙及時事亦無遷謫不足之意其辭淺近讀便可曉不謂臣僚却於詩外多方箋釋横見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一臣以湞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嘆

其忠直見於詩句臣以湞溪譏謗君親此一節中傷臣最為深切須至縷縷奏陳處俊唐之直臣父子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而上元中高宗令其子周王等分朋角勝為樂及欲傳位於武后皆為處俊論議所回故臣詩因嘆其上元間有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乃摘取處俊諫傳位皇后事言臣意在譏謗其誣罔可見一也且又其事絕不相類伏惟太皇太后神宗維子皇帝維孫夫以祖母之崇聖德之盛故先帝遺詔以社稷為託保祐嗣君

又安宇内蓋先帝託子於聖母同攬萬幾即非唐高宗欲傳位之比也臣僚輙敢妄引此事牽合以資其說其誣罔可見二也元豐八年春先帝服藥臣與諸執政在禁中御床下受詔請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先帝登遐之日於福寧殿奉遺詔太皇太后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同行聽斷退而就資善堂參議垂簾儀制奏禀施行則是太皇太后聽政諸事臣皆預焉豈有身預其事而自為譏謗其誣罔可見三也又將臣詩句中一

思字却引衛風綠衣詩我思古人刺州吁之母上僭事以為說且經史毛詩思字至多其所言思古人思君子思賢之類有不勝其多乃獨引此一篇蓋其意在中傷臣而不自覺其言之乖悖也伏惟太皇太后以帝之祖母垂簾聽政而輒無故引唐高宗欲遜位與皇后及州吁之母以妾僭夫人事迹展轉附合以為說上瀆聖聽莫甚於此以此論之孰為不恭孰為非所宜言也一臣臨湞溪觀水之漲落偶然成句臣僚言臣是譏謗君親

其誣罔亦不難曉臣此數詩並是閑詠目前事迹景物如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濵是言前日盛夏山中並水集而溪大今日水退而溪小乃是一溪之上所見其言水之漲落如歐陽修黄河詩云舞波淵旋沒沙渚聚沫倐忽為平地之類甚多也下句用東海揚塵只是舉以相比莊子以河伯對海若蓋論其大小之分臣時以湞溪對滄海是道其盈縮之迹即於朝廷事有何干涉何緣却為譏謗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而妄

有粧點按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盖神仙壽命與天地無窮乃能見海之盈縮故李賀詩中亦曾用此故事有天上謠云海塵新生石山下皆述天人壽命無窮能見海生塵之意臣僚却云人壽幾何尤非佳語據神仙傳中並無此説顯是妄有增加輙作妖言欺罔聖聽一臣臨湞溪漁歌往來景物可樂欣然獨笑偶在詩句中臣僚却言不知笑朝廷何事昔漢武帝時班下詔令有徽反脣之罪自

此立腹誹之禁謂其見詔令而然爾今臣上荷聖澤得郡安閑前後溪山旁無賔客詠笑自適又非見諸詔令之比也而臣僚須謂之有微意欲指以為罪則是欲朝廷法禁更急於漢武之時伏惟二聖臨御方以仁愛忠厚為本此人亦非不知蓋其心但務中傷臣而不復問朝廷政體也一臣以安州地熱多獨在溪亭避暑溪上鷗鷺羣飛蠅蟲不到昔人云心動於内海鷗舞而不下又昔人有褊急者蠅集筆端怒而拔劒逐之臣方泊然

閑適自以謂與有機心怒氣者不同故用此二事故爾
即非譏刺執政一臣在溪上所見草木禽魚各遂其性
偶入詩句如權德輿詩云危棟燕雛喧李白詩云提携
四黄口韓愈詩云唯有魚兒作隊行如此句甚多即非
譏刺昨來言事官及擢用臣僚如臣螻蛭之微固不足
自愛以避飛禍誠使讒説殄行之風不作於堯舜之世
則非惟孤臣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小貼子言古今集中
因至昔人所止之地而嘆思其賢者甚多如李白經下

邪圯橋懷張子房詩歎息此人去之句又云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李白之意亦豈為明皇時有此等事而譏之邪況臣詩但歎郝處俊忠直而不曾指事今臣僚乃自摘取一事而云臣微意有所譏訕而事又不類誣罔甚矣又言上元間處俊諫此二事竊慮臣僚曲意證之如高固祖佩擒車鼻可汗實係永徽元年新舊書高固傳只永徽中也然則臣云上元間者上元年中所諫事皆是而臣僚乃畧去諫周王分朋事而獨指陳傳位皇

后事其説窮則必巧為引援臣故不避煩細奏陳又言竊恐臣僚更指處俊曾云魏文著令不許皇后臨朝等語於臣詩意外增飾浮説妄稱臣意有所譏訕如蒙考臣元豐八年身預國事本末及觀臣今來逐項辨析因依其誣罔判然甚明又言處俊凡諫三事係干皇后皇子父子夫婦所難言如咸亨中諫服外國僧丹藥一事即非難言者也又言既言公肆譏訕形於篇什即合是詩中公然指事譏謗今詩中語意全無干涉並無可指

摭之實卻云皆有微意欲令讀者不知其為欺誕不攻自破又言古今詩句用海變桑田事者稍多只近年蘇軾作坤成節大宴詩語亦云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蓋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之用此故事尤非佳句左傳襄公八年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之語即與神仙傳所載麻姑王方平語意全別足見粧點之甚先是安燾嘗語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為言衆皆疑燾實啓風之也安燾家風

蔡確此據王巖叟西省記小貼子云云舊錄以確分析繫十二日辛巳案是日責確其分析不必以是日到也王鞏隨手雜錄云先是促蔡相謫命執政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議未決會確分析至盛言有策立功諫官繼論之益苦按舊錄載確分析初不及策立事不知鞏何據也當考

右正言劉安世言

臣近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德寛厚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日近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訕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

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回詩牌洗滌刮劘靡有存者使確之詩意別無詆斥雖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歉於心懼或流播故令毁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詢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地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苟尚兼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

中外　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又言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指揮下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令安州根究得實確詩元書在粉板後來削去墨迹其板見在書之其狀已著削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辯給此亦不能文也詩板是明白已驗之

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
赦合寘誅竄恭以太皇太后陛下以先帝遺詔用故事
請權同聽政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
不是太皇太后本意盖為皇帝年在沖幼以保護聖躬
為功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先帝大變之
際設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宫則宗社大計何如哉觀
確之意以為不然盖竊幸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
權自作威福姦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議

當歸美報上以福禄壽考稱頌其君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為謗讟密懷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刑賞者人主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宫亦不得而私之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取天下共怒共棄而誅竄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少寛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者敢為開陳末減則

是朋姦養交面謾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彊蔦無所忌憚後時有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爲令日誡爲後日訓梁燾集此係第七章安世集係第六章　又言臣等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氾例條列密奏臣等略具合用條法又責降大臣故事如左一準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

準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準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一前參知政事吕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重然其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安世云與梁燾同奏燾集乃無此

庚辰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聞人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母父母善則成之或未則諫焉諫之未聽雖被叱怒

鞭扑不辭亦不止要之成父母之善而已蓋不如是不得名為人自吳處厚奏至有蔡確開具指揮御史丞雜皆罷無大無小聚議洶湧如所傳聞至可駭慄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高明博大兼並天地喜怒予奪應天心而順人意此豈有不當然今日之患順從之人衆違拂之人少或恐將迎遂使陛下有過舉其令既出雖悔不逮臣言一出口攻之者已至臣不敢復自保日惟誅殛之俟而已然臣所言反之於心考之先王稽之天地質之

鬼神實無所疑惑臣雖可廢臣言不可奪蔡確言所非宜固自有罪大臣廢置事所繫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命可畏不可慢事至微矣其陟其降天靡有不察況其大者乎惟陛下寛雷霆之怒宏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察螻蟻犬馬之誠留意芻蕘之言使或有補臣誅死無悔所有蔡確開具事目伏乞聖慈詳察指揮并檢會前奏一處省覽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黄貼子稱蔡

確事臣雖緘默陛下未必即以臣為罪衆人未必即以
臣為非令諫臣交攻危機已見臣能中止尚可苟安然
臣誤蒙大恩擢之近侍典掌命令與聞政事有所懷不
言有所畏不言有所言不盡是即為欺君之臣陛下亦
無所用之又臣獨當制命出有言已自不及先事論列
當或有補以要言之事本告訐聽受不足以為明容之
足以增德美迹涉疑似嚴誅不足以為威寛之足以厚
風俗臣言非造次粗有本末惟陛下置之御几以從容

留神加察焉臣聞蔡確事獨諫官攻之急或不同即指為黨此宜在所察人臣視君猶天地父母萬物無所逃於覆載人子何適而非其親令懷貳於陛下而交姦邪已廢之蔡確取禍於目前而規冥漠無形之福雖甚愚人有不為者凡人既無過惡可以蹤跡則必目為朋黨蓋不如是則不足啓人主之疑心善人之類必不能盡去此可謂已甚臣恭惟皇帝陛下春秋方富聰明方開嗜好未定一言一動惟陛下是憲陛下所好後必有甚

焉令外則告訐之謀勝内則朋黨之言入中則疑怒之心兆其原既開恐不可制考終稽弊可為悼慄惟陛下謹之重之臣聞聽言之道必察人情之好惡確昔秉政其發惡之毒及人者衆自吴處厚奏至皆舞手蹈足相慶不食其肉不足以饜不復以人主好惡朝廷紀綱天下風俗國家人才為念故紛紛至此夫天無心而萬物覆地無心而萬物載聖人無心而是非定夫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孰為真是非哉陛下以道察之而

已或以確姦不去則將為天下害是不然人臣能引其君以當道使人主好惡明朝廷紀綱正天下風俗厚正人端士常在上側確雖存亦自廢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書曰何憂乎驩兜是也使好惡非其道紀綱失其正風俗相與為薄惡君子棄而小人進確雖去天下之欲為確者不必矣臣聞之盛德毀辱不至伯夷人必不以為不廉雖曰不廉不信也曾子人必不以為不孝雖曰不孝不信也陛下毋道備君德至自三代以還蓋未

有也如小人言曾何傷於天地哉惟陛下容而置之令左右之臣孰不以告訐為非朋黨為憂雖言者亦自不能不疑但妄意陛下過怒雖知之而不敢言雖言之而不敢盡惟臣愚實有見陛下高明博大卓然出於萬物之上勉而行之其至堯舜不疑不敢不言亦不敢不盡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愚竊願學焉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陛下自昔蒞政於今五年無過言無過行惟不倦以終之而

巳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狀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略尚恐陛下未知羣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親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汝霖娶李常之姪女廟堂之論悉使傳報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

公道窺視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駮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旨連章繩治皆有實跡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謂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傅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輙奮彊狠妄進邪說雖

其大概不敢主確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耶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耶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輙行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說至於睥睨兩宫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黨與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借亂之基漸此乃朋姦罔上徇私立黨而陛下謂之與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

首發故使汝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賜聽納遂不復言然其交結之迹搢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黨乞行竄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别朝廷清明臣雖隕首亦無所恨安世集此係第八章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鄒炳泰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五月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確言非所宜衆所共惡聖恩深厚尚俾分務乃知天地高厚無大不容日月高明雖細必察然告訐之言至有累風化罪人以疑

似實非政體伏望聖慈更賜寛恕必謂小人須當懲戒猶兾加貸以全德美所有告詞尚俟聖旨貼黄稱臣以言者交攻自知罪在不赦貪補德美不知更為身謀惟太皇太后陛下加省前奏以養皇帝陛下好惡正朝廷紀綱敦厚風俗愛惜人才為念亦賜寛貸以成盛德流竄誅殛非臣所辭　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吴安詩右正言劉安世言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

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貼黃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授滁州團練副使令來蔡確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礪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指揮免至惑亂衆聽安世集此係第九章注云與梁燾吳安詩

同上安詩又言汝礪營救蔡確臣熟觀此人並無學術妄自尊大誕謾愚人以邀虛譽與曽肇一心為惡每懐蔡確私恩朝夕望其復至肇尤險詐變態百出日近牽復蔡確職名肇當草詞乃稱原情無他在法當復尚淹時日以塞人言又曰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肇以王言徇已愊愛上侮人主下結姦臣欺君賣國神人共怒而陛下晏然不知此豈朝廷之福乎汝礪愚暗動為曽肇所使也編類章疏五月三日奏今附此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

王巖叟行蔡確責詞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確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為身謀以附下罔上為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陰結朋邪之助顯為衆正之仇日者寵榮充滿於家司臧賄貫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冒之所從陽若不知潛與為地朕既屈邦憲以貸碩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曽不反思尚茲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謠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

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蓋皆怏怏之餘言雖朕欲容顧法不可考楊惲南山之句彼若無情方孔融北海之談汝為有實致之于理誰曰不然猶念股肱曲全體貌俾為進退之禮獲保始終之私尚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為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尤悔　又詔侍御史新除太常少卿盛陶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通判宣州監察御史趙挺之通判徐州王彭年通判廬

州政目云陶思挺之彭年坐觀望不言蔡確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改差遣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補完聰明為事事有是非容有言有不言者若不擇可否惟言之為務是乃所以為朋比也不言未必為邪言之未必為忠惟其是而已矣前罷御史丞雜物聽巳駮今又盡行黜廢所干政體不細微臣愚戇未知所處伏望更賜詳酌施行汝礪初聞確有責命未見詞頭曰若責輕則可及詞頭下并責陶等遂不肯草詞亦不封還但別具奏并申中書

稱疾謁告歸第（此擬王巖叟所記）

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戒陶責詞曰辨天下之是非明天下之邪正使朝廷不惑而人主信之以聽斷者朕用御史之意也汝既不能如汲黯在朝寢淮南之姦意而見無禮於君者又不能毅然奮張惟力是視以攻其惡而依違觀望進言於朝命之巳行揣意於姦臣之復用隂持兩端終無定論御史如此朕何賴焉聊從薄責出守近邦汝其循省毋蹈後悔翟思等責詞曰朕以冲幼臨位而太母以簾幃聽政

天下之耳目寄於御史者又非異時之比也排姦除惡
以肅中外汝當何如今確怨望譏訕形於篇章詆斥母
慈朕心惶愧神人共怒幽明一意而汝等坐視若無所
聞以謂確之言是耶則宜明以其義告朕以為非所宜
言耶則宜抗章請正其罪而乃陰拱不言兩無可否汝
不出於朋黨則生於畏避無所逃矣嗟長孺之禿翁何
為首鼠歎季陵之惜巳自同寒蟬汝輩則爾朕且何賴
不行罷斥無以示懲初劉安世等既劾盛陶乃言蔡確

自引而去豈不知辛後以弟犯法降知安州是朝廷常典確不應有恨使確無心於言偶涉疑似人雖注釋近於捃摭使言而有意終不能彊自為辭事罔君親君子難於輕議欲乞因其詩之言以觀其心據所引之事以考其迹苟涉譏刺何憚不誅其告言之人亦願詳酌處分故責詞指陶進言於朝命之已行而思等訖無論奏遂并黜之陶章舊録載之新録因舊録無所增損今并取王巖叟責詞附益且發明之吳處厚者嘗從蔡確為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

薦已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不直處厚云此據部伯溫辨誣更須考詳王銍補傳處厚乃為王珪掌牋奏而確罷之　尚書左丞王存言盛陶等不當責曰今以不言責御史恐後來者不擇而言益紛紛可厭太皇太后曰言之多何害但要朝廷與辨是非耳此據王巖叟所記　户部言河東提刑申太原府陽曲縣稅户金景以家業并保人物抵當乞代軍員充專知管勾平晉驛不妨本户差役欲依所乞若諸路有似此處亦乞從本部相度指揮

從之新削去

乙酉詔知鄆州蒲宗孟特降授中大夫依前充資政殿學士知虢州宗孟以鄆多盜痛誅鋤之所戮不可計小偷微罪率斷其足筋又燕飲無度為御史所言按驗實故也詔下給事中趙君錫封還再付權給事中梁燾言宗孟嘗列執政守藩失職百姓嗟怨御史彈劾制罰未當門下封駁可議重責以協至公今復付有司使之行下闕略有罪臣所未諭恭惟太皇太后御政房闥皇帝

未專明斷中外大臣所當謹守法度以尊朝廷鄆為大
州密邇京邑宗孟挾權擅威坐廢詔令是宜繩治以正
綱紀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望聖慈特付中書省別賜
取旨施行乃詔宗孟落資政殿學士落職在二十六日今并書又
言準中書省送到錄黃節文勘會蒲宗孟知鄆州日轉
運使胡宗回范鍔西路提刑係孫升杜天經到任四日
後蒲宗孟差知河中府有旨杜天經特放罪餘各罰銅
十斤者郡縣不法監司實任其責今蒲宗孟不遵詔條

政事慘酷監司坐視無所按舉薄責罰金未足懲戒所有錄黄謹具封還伏乞聖慈降付中書省別賜取旨施行

太常少卿朱光庭丞姚勔言本朝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仍設五帝之坐及五帝五官之神元豐三年始設上帝一位不稱昊天其餘五帝以下神位悉罷請將來宗祀神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從祀之神如郊徧舉詔禮官審議今年且依元祐元年設位太廟差官攝事蘇轍元年有議當參考

丙戌詔今後官吏因差出推鞫接續承受公事兩件與理為一次酬奬　蔡確既責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以為責輕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安世言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無狀弟碩贓汚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怨望作為

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聞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神人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慈更加

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又言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
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降指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太半
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
力營救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
未快公論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
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
復一日養成旣胎是以先王制禮雖齒路馬與蹷其芻
者莫不有誅非芻為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

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朋邪歛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姦黨切無輕聽早行四罪之竄以慰天下之望焘言風聞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者竊以確怨望謗讟包藏禍心按狀明白臣累具論列乞正典刑今制罰未當考之公議殊不厭伏臣竊見元祐初資

政殿大學士呂惠卿以蠹國害民責建寧軍節度使副建州安置惠卿坐殘刻斂怨不副先朝任遇未如確之詆訕兩宮無臣子敬順之禮惠卿所犯不過於確而得貶如此之重確為惡萬倍於惠卿而得貶如此之輕是敢行法於惠卿而不敢行法於確也法者天下之公而朝廷之平也一有高下而虧失大信何以安善良戢姦慝齊一中外之心哉確得出萬死蒙更生兩宮厚恩已踰天地若更與正卿分司居之近地宗長兇戾恐由此

始然則公義見屈國典遂壞天威不行矣臣實懼之伏
望聖明省察特出宸斷施行夀集係第八章又言風聞蔡確分
司告命既下公議以為罰未當罪唯其姦黨恃之為重
日夜為謀以求救解至於大臣之間有出死力陰濟其
惡者頗露語言如可為信臣竊恐大臣姦詐但以好言
收恩在己歸怨朝廷又恐實有此事遂進邪說誑譎以
惑宸聽伏望聖明深察斷在必行使小人自消終致安
靜貼黄若是大臣惑亂聖聽却致遲留行遣即威柄動

搖大臣轉彊為今日之患姦人難制為他時之憂此事實繫國家安危伏乞深留宸念獨斷無疑臣聞自朝廷施行蔡確事權貴之間私問往來交通請託小人迫於利害自救無所不至確又嘗使人在京師伺探朝廷意旨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免致交通敗露害及善人又聞大臣親屬有露言於確親密之人云解得已有次第今若行遣不當其罪即便權去王室恩歸大臣不可不察也欲望出其不意批降中旨速賜施行_{壽集係第九章}又言臣

聞古之行罰以禁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又曰罰當罪則姦邪止此大公之道古今行之一致號為威柄所以輔德繩姦一萬方之心於敬順者也臣伏見蔡確罪惡顯著萬死猶輕朝廷降為光祿卿分司南京採之清議大為不當臣既已論奏乞重賜施行累日未聞指揮按確身為大臣不忠負國罰所當禁者今行罰如此是不足以制害矣大臣懷不忠之意其罪莫大焉罰所當重者今行罰如此而望姦邪

消止豈可得耶恭惟太皇太后聰明靜正德如天日豈容姦人敢有謗詛皇帝聖孝敬愛奉順顔色上體慈懷至仁不殺故免確之死誠為厚恩然免死之外不當更有寛假以成大惡侂倖之心以失清朝正平之典大臣合議所當盡節私言曲辨不可施於公聽伏望聖明深加省察特出宸斷重賜施行以尊祖宗之法焉貼黄臣竊以事干君親無可疑異謂確可誅者天下之公議也謂確可恕者姦黨之私言也聖德聰明洞照邪正必不

以姦黨之私言屈天下之公議伏乞宸斷指揮速正其罪（熹集係第十章）言者又言確包藏大惡積有歲年天所不容因詩發見若今日苟行寛假不正顯戮則後日之惡可勝言哉伏望聖明斷在不疑投之遠裔以消羣慝以戒天下萬世為臣之不忠者（章奏雜録第二項有此不知言者姓名）又言確包藏禍心怨謗君親睪無忌憚止令分司別都處之善地刑罰者天下之公共陛下亦不得而私之古人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絶其本根而已今陛下曲貸斯人亦

養虎以自遺患也呂惠卿行遣未久陛下必能記之確今日反居善地乞據確所犯別作施行章奏雜錄第三項有此不知言者姓名又言確分司南京尚帶左中散大夫臣再思之其官旣崇又分司者叙復皆有常法緣確之用本無德望徒以數興大獄遂竊相位才罷政柄怨誹已及君親其憎疾善人固可知矣萬一復進上必為交鬬之姦下必有排陷之酷臣謂宜投竄荒僻則善人安而小人革矣章奏雜錄第四項有此亦不知姓名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

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議伏乞處以典刑更賜重行竄謫章奏雜録第二冊有此六項其一其五乃梁燾第八第十奏今已別見餘三項附此不知誰人第六則范祖禹也祖禹自注云十七日上蓋當時坐此以行遣須細考之據王巖叟所記自十四日後三諫有章連言責確太輕新坡范祖禹亦助十八日再有旨責英州不記御史當有言李常盛陶既坐不言貶傅堯俞朱光庭不應不言但巖叟偶不記耳雜録所載數章當時坐此以行遣者堯俞光庭所言必在焉要須得諸人奏議乃可分別今姑云堯俞光庭相繼論列　政目十八日云臣僚六章言確蓋當時行出止此六章耳

初輔臣於簾前共議再責蔡確獨范純仁及王存以為不可純仁曰方今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又引尚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以解上意退又上疏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衆議不容復憂聖政或有所虧盖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

有疑議則於聖德神功深為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而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全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誠亦應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興師臣以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純仁又奏陛下拔擢愚臣至此若臨事苟且則將

安用及再與王存奏陳更乞聖意深慮既未蒙開允即惶懼而退然臣日夜不能自安愚忠猶有未盡無慮臣前日曽入文字陛下未賜詳覽須至再三煩黷臣前奏稱述陛下聖政如青天白日至德如精金美玉曽無纖瑕小翳陛下保全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皆是實事及言確為逆子若父母親置之必死之地却恐傷恩宜委師臣以下商量免累聖明亦國體當然言盡出於至誠皆非苟欲取信又重刑除惡正如以猛藥去病

須防過劑必傷中和況國體久安重刑罕用固當詳審不宜取快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奏詳賜觀覽庶幾察臣惟欲愛君報國意不在他尚覬萬一或有可採又奏臣昨日簾前見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得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子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弊再三奏陳然尚抱

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而憂惕不能自安須至重複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答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殷鑒恭惟仁宗

皇帝政教施設實帝王之師從諫詳刑任賢容衆正與
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歷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
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嫉其黨遂大起誣
謗言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
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
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今以為美談陛下
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成法今來蔡
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則是舉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致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荒與天地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伏惟聖慈深加採納天下幸甚

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給遞馬發遣沿邊州軍差承務郎以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前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郎以上即差本州職官而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於簾前畫可而退范純仁復留身揖王存進說以為不宜置確死地太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柰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據王巖叟所記王鞏隨手雜錄亦同今附此

下輩云諫官相繼論確並若明日執政對簾中忽語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諸公驚退悉力開陳久之劉莘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簾中語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范堯夫揖王正仲留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且勸太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之堯夫曰臣敢不奉詔 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確謫詞云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懷諼迷國同林父之深阻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眛而

不知已求之禍大而莫解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欺惑衆人邀圖後福尚賴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縁情之作險意潛驚於羣聽醜詞明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實毋慈之何負昨奉聖訓稍從寛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憯怛未喪朋邪之氣秖傷崇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恩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蓋將為國家亡窮之計往服矜

貸無忘省循翌日詔入內內侍省差內臣一名幷下吏部差三班使臣一名同伴送蔡確至新州交割訖回所有前件指揮令沿路州軍差承務郎以上官伴送更不施行遂差內東頭供奉官裴彥臣三班奉職馬經如蔡確沿途或稱疾病乞住將理即添差遞鋪兵士用兜轎擡舁前去從彥臣所請也初不差使臣執政以為喜及改命彥臣等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及傅堯俞朱光庭皆欲救止又恐與初論相戾且非國體遂已范純

仁曰純仁亦不敢言劉摯曰明日當於簾前論之然彥臣等訖無改命以不差使臣為喜及從彥臣所請此下並據王巖叟所記　王鞏隨手雜錄云充夫論辨久之不從充夫曰臣敢不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充夫以背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殺他教他自生自死不差內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官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去政目云臣寮六章言確怨望謗讟輕責未當奉旨責英駕新川安置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再登對太皇太后大加稱奬曰卿等於此事極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此據王巖叟所記二十四日燾又同劉安世進對太皇仍有褒語今附見本日他

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新錄即於十八日載此當在他日也

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防等奏曰確積惡已久今來罪狀尤不堪須合如此施行唯是確之朋黨心有不樂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昨終以先朝舊相因其自請備朝廷禮數令其外任輒懷怨望自謂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復來妄說事端眩惑皇帝以為身謀皇帝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等對時吾嘗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

時衆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燾於時見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姦邪之怨因其自敗如此行遣盖為社稷也大防等奏曰昨者建儲一事當時衆臣僚簽書所批聖旨月日次序事理甚備文字盡在中書無已闕實錄院編記分明小人乃欲變亂事實輙生姦謀以圖異日徼倖之利今來又非朝廷尋事行遣自是確怨憤不遜譏

訕君親公議所不容臺諫至二十餘章陛下方施行命下之日咸知朝廷有典刑也三省退樞密院奏事已安燾奏確狂悖謗訕上煩朝廷行遣今中外皆以為允不必更煩聖慮趙瞻亦奏蔡確姦邪謗訕罪不容誅乃至上煩聖慮今來竄謫中外無不慰愜太皇太后宣諭曰向先帝大漸遷就殿之西間使張茂則設簾于東間當時今皇帝與吾及皇太后皇太妃及六宮近侍並在簾下執政王珪已下對於前請吾同聽政尋即辭茂則奏

乞且為國家社稷事大是時珪居班首進稱昨自去歲
上令皇子侍宴羣臣皆見之至令必更長立乞再瞻覩
次日皇帝出見珪等兼有為先帝服藥親寫經一卷因
出示之時安燾同在彼備見本末況皇帝為先帝長子
嗣位仍從來常事孰有間言蔡確班在珪下何以獨更
有定策功耶此人他時若令再來皇帝年少如何制他
燾對曰當時惟首相王珪一人進對太皇太后遂泣下
便批聖語其餘執政更何曾有言況前年上宣皇子使

見羣臣足知先帝之意素定也舊錄云確與惇皆顧命大臣摘小詩疑似責遐裔乃至詆先帝所任之人大臣侍從則曰姦邪小人左右內侍則曰尤無狀者自是先帝舊臣無一人在朝法度悉廢改矣蓋內則陳衍梁惟簡張士良主之皆出臣下宣仁唯首肯而已新錄辨云以上政是深誣宣仁之言今檢會到初行遣時聖語呂大防梁燾等奏對事實改修合刪去八十六字　龍圖閣直學士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為諫官所攻也　中書舍人彭汝礪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并不草確與盛陶等責詞故黜之雜錄第二冊有汝礪責詞乃王巖叟所作亦是五月十八日得旨今實錄繫之十九日誤也　政目云汝礪封還確詞乞加寬貸臣

察言其不忠落職知徐州

中書舍人曾肇為寶文閣待制知潁州

肇除給事中辭不拜請補外從之亦坐諫官不言也曾肇傳云當時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與肇三人論議多合或者欲盡去之會有以故相蔡確安州詩上諫官交章以為謗訕確謫新州純仁及存爭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肇與汝礪約當制者極論會肇除給事中未拜汝礪當制論甚力諫官乃言汝礪實肇使之誣以賣友肇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按言者言肇賣交乃六年八月肇再除中書舍人時肇此出亦緣吳安詩論肇不自言而教汝礪使言劉安世論肇附范純仁故也

朝散郎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韓川為太常少卿王巖叟云川復以太常少卿召去年閏十二月十七日除少卿詔今後差除及責

降告令吏部並依見任官職差遣進入政目十八日云明堂前三日皇帝致齋于垂拱當是禮官建請實録既不書政目又不詳姑闕之

庚寅詔今後歲揀禁軍節級雖年六十已上筋力精神壯健武藝不退堪任披帶部轄者許依舊存留如及六十五歲並減充剩員從樞密院請也新本削去

皇城使李嗣徽加榮州刺史詔以秦國莊孝大長公主之後未有顯者嗣徽能自立故旌之也

路昌衡既有潭州之命右正言劉安世言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

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指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内外疑惑實害政體況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縁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省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别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又言臣近以累具狀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愽昌衡吏事彊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

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
才難求全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
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
卯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
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貳為臣不忠清議所
棄呂衡執親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絶滅天性為子不
孝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説
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無是非既不

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而臣之言則是矣繼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為渾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若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小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勵於薄俗用之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臣雖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無惜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累奏事理早賜指揮又言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為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大臣當為陛下協力而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今朝廷政事之可行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其引用姦惡以致人言則反遂

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之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誠難求備要當録其大而畧其細則無棄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棄之惡大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才亦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

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茍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
與其用人之後惡臺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
擇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忿而求勝
直欲以天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姦邪奬進良善
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惟陛下察臣之志力
主公道罷子韶吕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又言臣
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十二次論列未蒙
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

敢以難明之事而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茍非私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覆論列不能自屈者特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議為可恃爾伏望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事狀下御史臺體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茍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直不至於兩存姦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

在於此

辛卯朝散大夫衛尉卿王子韶權知滄州二月二十六日除衛尉卿

朝奉郎金部員外郎孫升爲殿中侍御史　權發遣荆南唐義問言㞐州團練推官佘下論蔡渠陽軍備述本末上合朝廷好生惡殺省費敦本休兵息民之意謂宜少有旌別詔吏部侯卞到部申中書省取旨　故朝散大夫右司郎中李師中追復天章閣待制師中在先朝坐上書責降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卒至是其子

俯訴於朝乃有是命舊錄云李師中追復天章閣待制師中在先朝上書自言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為富國强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術欲為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先帝批師中敢肆誕謾輙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朕躬識其姦邪所宜顯黜責授撿挍水部員外郎和州團練副使可本州安置新錄辨曰此事已載神宗皇帝實錄今改云師中在先朝上書責授和州團練副使盡删去上項一百九十一字

壬辰鴻臚寺言三佛齊國進奉判官保順郎將地華加囉至雍邱縣以疾卒欲依董戩進奉入內大首領薩卜賽身亡支賜季贈絹體例減半給絹五十匹從之 三

省言大中大夫以上每歲以十科舉士近據所舉到官多不係見在任人慮致游謁奔競有傷風教詔應所舉十科除草澤外其餘並須舉見任及資序應格人編類條貫

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敕

癸巳詔范鎮所進樂法內有可行事件參定聞奏禮部太常寺言范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與見行樂制不同難以摘取於見行樂內相參增損此事更須詳考追附　吏部言元祐編勑官員赴任違限滿一年不許放上竊緣沿邊

使臣差遣有見闕處若候一年方別注人有妨職事欲以遠近添立日限無故違限者論如之官不赴律滿一年沿邊主兵官滿半年不以有無事故本處三十日報所屬別差官係奏舉者報元舉奏處並不得放上未申報間到任者聽上候到吏部並降一等差遣無等可降者降一年名次仍與遠小處從之　大宗正司言宗室近來多以合經本司管勾事務明知礙法或無例難行規避越訴約束却令外官宗室或母宗婦乳母經執政

或他司陳狀難以齊一欲乞宗室表狀直於御前唐突及差人於諸處投下或三省樞密院出頭者並斷罪勒住起居尅罰俸錢從之新削　左諫議大夫梁燾奏今月二十四日有本職公事同右正言劉安世延和殿進呈蒙太皇太后宣諭近日行遣蔡確只為官家及社稷不為自家卿等言事盡忠太皇太后與官家總知今後常如此方好上曰只為臣僚初時甚好才到富貴便須改節燾遂復奏曰小人但務姦邪以保富貴故多改節惟

正人事上能始終直道非惟補報朝廷亦可保其富貴
太皇太后曰如能以直道始終所得富貴更是長久尤
好也十八日燾與吳安詩同對
太皇已有奬諭今兩存之